

阳光下的幸福

□李树彬

两个人是师生,是同事,是益友,更像是一对母女。韩老师知道,她的学生考师范学院又回到家乡的村小教学,都是受她的影响。韩老师曾劝过小周,以她的学习成绩可以考上更好的学校,将来大有前程,更有作为。可小周说啥都要报师范学院,说将来毕业后回来和韩老师一起工作。她说也要像韩老师一样,把自己的一生心血给予教育事业,给予学生。韩老师每每想起这事,就有些许愧疚,但更多的还是欣慰。她深知,农村教育质量要想快速提升,离不开如同小周一样的热爱教育的新生力量。

工作上,小周勤奋上进,能吃苦,教学中肯于钻研、勇于探索,对班上每个学生像呵护小花一样呵护着。干工作,小周与韩老师比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当然,韩老师看在眼里,喜在心头。在教学上遇到问题时,小周就请教韩老师,像当年的小学生一样,虚心学习。韩老师也会向小周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,两个人共同探讨交流,教学相长,在学校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。当然,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赞美。

一阵微风吹来,树枝轻轻摇曳起来。阳光下,绿绿的叶儿闪烁着蓬勃迷人的光芒。还是韩老师先开口说:“做一辈子老师,教一辈子学,到如今真要离开学校,真是舍不得哦。小周,你还年轻,老师真羡慕你能在学校教学生,能和学生们在一起,以后这样的日子和我无缘了,我也只能在回忆中享受曾经教学的往事和乐趣。”

“老师,您教一辈子书育一辈子人,把大半生交给教育事业,您燃烧着自己,奉献着自己,学生在您身上学到了很多,您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榜样,我为有您这样的老师感到自豪和幸福。”韩老师说:“我这辈子以有你这样优秀的

学生感到欣慰。”说着,一双手年轻的手和一双手年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,在灿烂的阳光里,彼此感受着一股涌动的力量。

几只小鸟飞来,落在枝头。叽叽喳喳鸟语了一会儿,又迅疾飞向空旷而深邃的天空,眨眼便不见踪影。看着鸟儿,看着远方的天空,韩老师说:“学生们就像这鸟儿一样,总有一天他们也会飞向属于他们的天空。”小周老师扶着韩老师的胳膊,调皮地回应:“老师您放飞的鸟儿那么多,可如今就我这一只鸟儿还在您身边,您一定要呵护我这只可爱的鸟儿呀。”韩老师高兴地说:“哎呀,你都这么大了还要人呵护,羞不羞。”说着,小周和韩老师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两人笑过,又沉默不语。小周老师先说话。她说:“老师,您今天还有最后一节课,这节课我要像小时候一样去听课,我要再做回您的学生,聆听您的教诲。”韩老师高兴地说:“好啊,热烈欢迎我亲爱的同学。”小周扶着韩老师的胳膊,笑得合不拢嘴。

又一阵风吹来,枝头摇曳。树下,韩老师意味深长地说:“这是我的最后一节课,上完这节课,也就意味着我的教师生涯到此结束,明天起,我这个老师也就是个虚名了。”小周不解,问韩老师:“退休后老师咋是虚名?”韩老师说:“小周,你要记住,一个老师的生命力永远在课堂,这句话算是临别前我给你的赠言吧!”小周老师深情地望着韩老师说:“老师,您这句话我会永远永远记在心里,我一定像您一样,一辈子做一个永不褪色的人民教师。”

阳光下,两双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,很久,很久。



穿村而过,车轮沙沙沙声入得耳来,小狗迷糊的眼睛被刺了一下吧,乱吠几声,又眯眼了。那童年的游戏声呢?那少年的尖嗓子叫呢?此时的晒谷坪,亮得很呢,蝴蝶也回来了,拉起了红灯笼,打坐在家门口,到底有几个人要来买包烟,买包蛋。

童年的天性还在,童年的地气不在。看到小小少年,于我家小院玩车,勇敢,放开,两小无猜,我之时,彼之时,与古放纸鸢之时,无甚差别。大差别焉,小把戏的车是买来的,我们那时的车,是自己拼装的。我发现,这几个小把戏,除了玩这个车外,没有其他娱乐项目了,跳田、抛子、跳绳、躲猫猫、打弹珠、玩弹弓、踩高跷、抽陀螺、骑太子马、老鹰捉小鸡,都不见他们玩了,过许多年,这些都会消失了吧。这些娱乐可以申遗了。

儿童放学归来早,儿童在干吗呢?儿童晚饭后多无事,儿童在干吗呢?不去堂兄家,午后三四点吧,跟我们那会儿一样,他们也放学了。放学后,我们去干吗,他们在干吗?我到童前愧叫爷,我们那会去山上猴子爬树,他们这会在家里伏桌读书,他们在晒谷坪上疯玩那时节,正是他们在家晚自习时。原来,我们的放学,是放野牛,他们的放学,是换书房。放学后,他们是去砍柴,不去牧牛,不去扯草,他们在读书。放下书本,尽情游玩,恰是黄昏半小时。

忽也生愧,读六年小学,我们读六年,他们读十二年;忽也生喜,他们读了十二年,那我们读了六年,玩了六年。他们不玩,他们爱学习,这是知识早恋吧。

也无甚可叹,一代有一代的童年,可叹者是,不怕早恋晚恋,怕结婚后不恋;不怕多读少读,怕毕业后不读。

静静的晒谷坪

□刘诚龙

日挂西山,日头的红裙正被满山树丫拉扯着,欲沉未沉,欲落未落。坐在阳台上,我在想过去四五十年,我在干吗呢?估计,在高山岭忙收扑克,四处寻牛;或是放了扑克牌,赶去扯猪草,填满空空如也的竹篮。日之将落,少年在忙活。

余晖满天,离入夜还有一篮猪草的距离,三四个少年跑到我家小坪,玩滑车,吡吡吡,响声蛮激烈,少年劲头不小,两人坐,两人推,坐的多是女孩子,推的是少年郎。郎骑青骢马,绕床弄青梅,二千五百年间事,滩声早不似旧时,五千五百年间事,男女天性似旧时。先前,他们在我家小坡滑车,小坡与马路构成丁字,一时三刻,或开一辆车,好生危险。

一个小把戏,我也不晓得哪个的,便是告我他爸之名,我也未必晓得他爸,这家伙小坡飞滑,冷不防从下面冲来一辆小车,好在小车师傅眼疾手快,踩刹车及时。小把戏没事一般,还在笑着,转弯溜,我忽然发笑,我看到了这小家伙,那露牙的笑,有我当年影,少年,怕啥子呢?少年是不晓得怕的,却把课堂吓坏了,匆匆跑下楼,把小把戏教育一顿。课堂当了十几年小学老师,逢小把戏,就想抓到面前来教育。从此,小把戏每来我家,堂客必下去,把他们放进小坪,把门给关了,不再准他们去滑斜坡。

这些把戏为什么不晒谷坪呢?晒谷坪,以前有两处,小小铁炉冲院子,在称队那会儿,分了两个生产队,我老屋背后,我队里平了一块田,作了晒谷坪,坪不大,半亩见方,铺了水泥,甚是平整,这是我们童年的游乐场,月亮若亮,去这里玩,夜无月不去。怕有二十多年了,安蛮买了这块地,砌了一栋红砖房,外墙粉刷了一番,像模像样,是一个小别墅,当年众乐乐之场,成了他一家独乐乐之所。

我们的娱乐主场在院子中央,也叫晒谷坪,前面是一个凉亭,左边是一口水塘,水塘近坪处,是三口井,算是铁炉冲的风水地。晒谷,是有天数的,盛夏双抢,打谷箩担来,晒晒晒。这地儿,才是我们的主会场,有月来此,无月有灯做月也来此。不晒谷日子多,晒谷日子也是白天,晚上不用,大人小孩,

都在这里闹翻天,踩高跷斗架,骑太子马哦哦哦撞,光着膀子我跑你抓,莫说有百十种童年游戏,十来种怕是有的,都把晒谷坪当游戏场。

我特地去看晒谷坪,还在,可做童年纪念场的晒谷坪,还在,格局不曾大变,前头烤烟、后面种蘑菇的小房,加后面一排牛栏,变成了儿时玩伴蛴蛴的新居,蛴蛴还在房前开了家小超市;那块水泥地没了,两块融为一体。要说玩呢,我倒喜欢土地,不太喜欢水泥地,水泥地硬、滑,闹得脚板都出汗,滑一跤,屁股摔两瓣;土地踩得铁紧,不易摔,摔也是摔在土上,不伤筋不动骨。我是黄昏欲晚去的,蛴蛴家门是关的,一头狗趴在水泥台阶上,眯眼睡着了,水井边也没人打水、洗菜、杵衣。这时候,那几个小把戏正在我家闹得欢呐。

彼时向晚,晒谷坪也不是娱乐场,我们与小把戏,貌似娱乐时间有些错峰。那几个小把戏此时在开小车,时光回转,转到我的童年处,停一下,来个慢镜头,我在干吗呢?儿童放学归来早,忙趁黄昏打猪草。下午放学,背着背篓,或是腰别柴刀,先坐山边,打几回扑克,见天将晚,不想挨棕把子与竹扫把,斯时也,正哼唧哼唧忙着呢,劳动着呢。镜头再转现在,斯时也,几个小把戏正在郎骑小滑车。

我们的欢乐一小时,不在此时,是在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,天麻麻黑了,月亮爬上来,一声嘍聚,几十个把戏从家里冲出来,齐聚晒谷坪闹事,昨晚玩啥,今晚换项目,明晚转频道,彼时,么东西都少,何搞娱乐节目那多?也是时代之奇,我知其然,我没弄懂所以然。但听到刀光剑影,杀声震天,少年嗓子中气足,没变声,声音尖哪,可以插破天,闹啊闹,满院子闹得树摇屋晃。

在铁炉冲住了一个春夏,白天还是听到鸡鸣狗吠,鸟多了蛮多,屋前屋后,鸟声嘹亮;入暮入夜,院子里甚是岑寂,月出不惊老狗,院子里灯如昼,老狗见光见习惯了,老狗不吠,铁炉冲的夜景便是一场光亮的岑寂。偶尔,一辆车

山林晨韵

李海波 摄影

情牵梦萦朝颜花

□王继刚

秋日曙色中,凋败的紫薇一树一树,斑驳萧索。你拨开低矮的草丛,探身攀牢紫薇的干,牵枝攀叶,缠缠绕绕间,成千上万朵深紫嫣红,明艳妩媚着。

你是露珠洗涤的清鲜诗意,是暖阳绽放的迷人笑靥。“竹引牵牛花满街。篱疏茅舍月光筛。”你从古朴亮丽的宋词中蔓生而出,翠叶菁菁,花颜盈盈,在街心广场的栏杆内,随风翩跹,曼妙动人。

公鸡才啼过头遍,晨光的眼还蒙蒙眈眈,你就吹出一朵朵俊俏的喇叭。人们亲切地送你一个俗名“勤娘子”。牵牛花、牵牛、喇叭花……在你众多的名字中,最惹人喜爱的是“朝颜花”三字。朝颜花——轻呼浅唤,天蓝云淡,阳光如静水深流,鸟鸣婉转,让人心朗气清。萧瑟凉秋的朝颜花,繁星般点染,引人遐想早春的水净山明,眼前似有鳞波层层,晶然如镜,冷光出匣,晴雪润山,娟然如拭,鲜妍明媚,如倩女净面初梳鬢髻。

朝颜花一朵朵,是谁伫立秋晨,明眸炯炯,浅笑醉人?乡村的黎明,篱落疏疏,藤牵蔓绕,碧叶映衬红喇叭。梳着羊角辫的孩儿,捧一本书,坐在篱下,琅琅地读。清苦的童年,朝颜灿烂,向上的憧憬,梦一样斑斓。

城市的校园,一根长绳将几根藤蔓,牵引到传达室窗前。从清晨到中午,绿叶织就的幕布上红与蓝相映生辉,是一场美丽的悄然上演。看门老人沐着暖暖的秋阳,执一根旧日光灯管,蘸了清水在水泥地上写写画画,丹青妙笔,便从湿湿干干的水渍中脱颖而出。

朝颜花开,也与名家结缘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钟爱牵牛,因它大清早开花,常与它比谁早。梅兰芳总是抢先一步,早起锻炼身段。朝颜朵朵开,他俯身闻花,被朋友看见,说他像做“卧鱼”的身段。梅先生受到启发,用心揣摩,反复研

究,终于在《贵妃醉酒》中使贵妃赏花的“卧鱼”身段更加完美传神。文学大家叶圣陶也极喜牵牛,将它们种在庭中十来个瓦盆内。庭中从此成为叶先生心牵系之所在。朝颜明媚,叶先生想着它们夜以继日向上的功夫,小立静观的片刻,与看不见的“生之力”默契,相看两不厌,浑身充满无穷的力量。

鸡鸣即起的朝颜花,不择环境,不畏荆棘,攀援而上,寒凉秋意中,仍有催人勤奋励人前进的高贵气质。若能学得朝颜花,情牵梦萦地奋发与执着,萧瑟的秋之黎明,也会绽放千万朵晶莹璀璨,明艳美好,绚丽迷人。

我吃惊地问:“咋啦?”她说:“门口老程他们说国家的这个政策好,我听不懂。”小孙子跑出来,说:“奶奶,就是一条路上有好多个国家,我们把这些国家都联系起来,然后带动和发展起来形成一个整体,就是程爷爷讲的‘一带一路’,命运共同体。”妈妈惊讶地看着他说:“你咋知道的?”“我们老师讲的,奶奶。”她羡慕地看着自己的孙子说:“有文化真好!有文化的人了不起!国家就需要这样的人。”妈妈的眼睛里是满满的赞赏。

如今已是九月天,天空晴朗,万里无云。我们一家人观看了电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,妈妈一直问这问那,喜滋滋的,脸上的皱纹也舒展开了。她说:“儿呀,这电影真好,国家真美,你一定要好好好教,教出更多的好学生,也是为国效力呀!妈是一个农村老婆子,每月还领着国家发的养老金,知足了吧!妈要好好活着,看我孙子上大学,看祖国大发展,看‘一带一路’大发展。”那眼睛里满是渴望和欣慰,同时,也有一个普通农村老人对国家昌盛的祝福!

妈妈的眼睛

□任钢锁

们吃,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。我上小学时,妈妈跟我说:“你好好学习,以后就能吃公家饭。公家饭都是麦面做的。”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公家饭,只知道要好好学习,好好学习就是爱妈妈。

每每看见别人的练习本是新的,我的却是姐姐们用过的,只能反面写,我想要一个新本子,便哄骗妈妈说老师让买新本子。妈妈说:“等有钱了一定给你买。”我便又哭又闹,不去上学。妈妈许愿,可我就是不听。她被激怒了,扭头朝学校走去,无颜,哄我说:“先把手扭一边,以示反抗。后来,只要家里蒸窝窝头,妈妈就给我蒸点黑面馍馍(小麦粉做的),不许姐妹

妈眼神里的无助,但更多的还是坚忍与信任。

如今想起来,我有一种愧疚。妈妈那一双无助的眼睛,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。时光如溪,流出一缕清泉。我考上了大学,怀揣着梦想,书写着人生的得意。后来,妈妈才告诉我说:“你上大学走后,我一连睡了好几天,心里边一下子啥事都没有了,好轻松!”我说这话的时候,她柔和的眼光里溢出的是满满的甜美。

妈妈,一个农村老太太,每天下午坐在巷子口,听那些退休职工们讲国家政策,有时她还来给我听。我笑着说:“我真是活到老,学到老!”妈妈笑了,笑起来像个孩子。有一天,她回来问我:“‘一带一路’是什么?”

晒秋

□任静

姐姐发来一张袖珍版的晒秋图,在曲江花园洋房的玻璃阳台上,和暖的阳光充足地照射进来,桌子上摊放着一小堆红枣,几个鲜红的辣椒,粗粗的塑料筒里插了一大把挂面,还有一束干枯的黄花菜,都是来自故乡的特产,构成了一幅喜庆的乡土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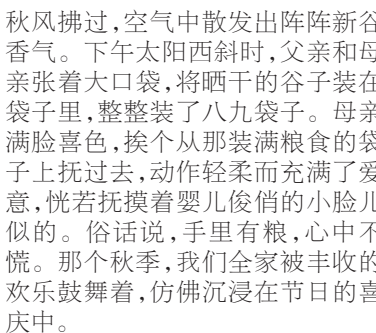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视线一一掠过,关于乡村晒秋那些细微的、久远的记忆,不禁在这个秋季被重新激活。

深秋时分,乡村色彩斑斓的秋意,一股脑儿恣肆涌进了农家院落,像一串喜庆的鞭炮炸响了农家欢庆丰收的喜悦。一筐筐红薯被摆到了窑洞深处的台台上,洋芋都放进了洋芋窖。阔大的青石板窗台上,齐刷刷地摆满了南瓜,金黄的或墨绿的,沟壕深邃,每一个足有小脸盆那么大。在窗台不远处的台炉上摆放着几张洁白的盖帘,盖帘上薄薄铺了一层蒸过的黄花菜,呈黄褐色,我们那里叫金针。屋檐上垂下来几缕灰白色的泽蒙花,空气中似乎到处盈满了泽蒙的香气。几乎每家每户的屋檐下,都挂着两三串火红的辣椒,一串沉甸甸的蒜辫子,墙壁木橛子上还挂着大小不等的各种干菜子,里面晒着红艳赛玛瑙的清涧大红枣。有一只较小的筐子里面竟然晒了一些酸枣。那是母亲给我单独准备的,她知道大女儿最好这一口小零嘴。

地面上平整宽敞的地方,摊晒着金黄的谷子、火红的高粱、五颜六色的豆子,其中有绿豆、豇豆、红小豆、饭豆、芸豆……竟然还有一堆碧绿的麻子,我知道那是过年时要出清油的一种农作物,产量虽低,庄户人家却舍不得它。一想到不久将会享用醇香的麻汤饭,我赶紧挥动手将院落里觅食的几只鸡赶得远远的,生怕它们啄食一粒麻子。院墙附近,在一棵绿荫蔽天的洋槐树下,搭建了一个高高的玉米架,金黄色的玉米棒整齐地一层层垒砌成一座收获的金字塔。

如今,在远隔故园千里之外,我满怀喜悦地回望儿时丰收的景象,真是一幅一辈子也看不厌的乡村秋意图。

“今年的谷子丰收喽!”父亲弯腰伸手捋晒着满场金灿灿的谷子,



秋风拂过,空气中散发出阵阵新谷香气。下午太阳西斜时,父亲和母亲张着大口袋,将晒干的谷子装在袋子里,整整装了八九袋子。母亲满脸喜色,挨个从那装满粮食的袋子上抚过去,动作轻柔而充满了爱意,恍若抚摸着婴儿俊俏的小脸儿似的。俗话说,手里有粮,心中不慌。那个秋季,我们全家被丰收的欢乐鼓舞着,仿佛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。

母亲仔细挑拣着沟壕又深色泽金黄的南瓜,“你们走时每家带回去几个吃,都是农家肥种的,又面又甜,外面卖的比不上咱家的好吃!”母亲欣慰地说。母亲爱吃南瓜,也爱种南瓜,南瓜是母亲不舍的情结,每年都要在自留地里种上一坡南瓜,扯开长长的瓜蔓直拖到地畔的土坡底下,叶片大而碧绿,最显眼的是一坡南瓜花,色泽金黄,点缀在黄土坡上,乡土气息浓郁,我们每每望着南瓜花勾勒的那幅喜庆乡土画,心中便无由来地满是富足和丰收的喜悦之情。

整个秋天都弥漫着收获的祥和气氛。谷子、高粱,各种豆类相继入仓后,母亲总要把第一茬碾出来的黄灿灿的新小米分别给我们姐妹捎来。每次接电话,母亲的声音听上去都是喜滋滋的。父母不但寄来南瓜、小米,还在第一时间寄来了金针和尚且嫩嫩的玉米棒子。其实,父母明白这些东西在西安到处都可以买到,他们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爱,与儿女们一起分享劳动的成果。